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陵陽集卷九至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張山菊

陵陽集卷九

元 牟巘 撰

記

范文正公忠烈廟記

文正范公忠烈廟今在姑蘇三讓里天平山公自睦移守鄉郡再省三世松楸不但漢人過家上冢之榮而已嘗建白雲菴奉香火洎登政府得追奉三世置墳寺始

奏改菴為白雲寺祀徐國公唐國公周國公葢慶歷時也猶未有忠烈廟之名先是元昊據靈武納旌節僭位號威脅諸羌肆為邊患朝議舉兵攻討遂以邊事付公首用种世衡築青澗城扼衝要大營屯田聽民互市鄜延乃畏時西夏貢路但嚴備不出以示招納有築大順城以捍環慶築細腰朝蘆十二寨以制明珠滅臧二族元昊勢漸析乃命公及諸號知兵者分領要害為持久計以待其敝已而昊卒内疑如公言而公在廟堂以議

論不同均佚南陽繼遂謝事矣公內剛外和恩威迭用當時邊人相語此小范老子胷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指雍也或又以龍圖老子大范老子稱之其為人所畏愛如此邠慶諸郡與屬羌皆立生祠繪像以事其終也屬羌酋數百舉哀僧舍哭之如此三日乃去宣和間慶帥守文虛中以郡人思公不忘祠祀甚謹奏賜額忠烈廟它有舊額皆易新榜紹興失秦隴慶陽廟貌邈在它方始改奉于天平山每歲上巳三司率僚屬郡博士

率前序偕來致祭廟久頹毁至元乙酉主祭邦瑞提管士貴共議重建取義學餘米歸之義莊為土木費司計邦翰宗遜等佐之其年四月既望新廟成丙戌二月既望率族奉安前設文正公神像内設三國公神儀廟凡十楹黝堊丹漆備極壯麗供具皆完好大德甲辰行省聞于朝禁治煩擾崇奉尤嚴於是士貴以書抵某碑記厥成謝焉末學固辭弗獲惟昔文正公在朝聞延州危急自請代張存正欲委身不測之地人以為難某竊謂

未若公上百官圖詆宰相為張禹雖觸盛怒坐以越職
曾不少沮為尤難葢不顧其一身之利害禍福故能內
肅朝綱外抗方面謚曰文正廟號忠烈如是之偉也夫
士大夫則知尊祖矣尊之者何銘其德善也是宜作為
銘詩刻石列廡下其辭曰
南陽諸葛蜀漢再造志決身殲民哭陌道乃廟沔陽
成都夔子號曰忠武西人悲喜相傳尚記臧雙誅郃
於惟文正與世同轍雖老益壯雖死不亡精忠盛烈

夏日秋霜昔討靈武皇威遠加聲勢震燀摧其角牙
忠宣有廟參錯西土公像在堂莫予敢侮天平之山
白雲之泉公歸自西廟貌宛然誰實新之偉矣柱石
上公之服揚休山立内祀先公爰備廟制維垣啓宇
光榮三世式濟美忠宣弟之昆粤至斯今代有賢孫
迺厚義廪迺廣義學同忠合慮新廟攸作潔我牲牢
率我宗黨竭虔妥靈默通肸蠁公在帝旁玉虬既駕
神遊逶迤馭風來下佑我後人俾熾而昌廟祐是保

千載奉嘗

蒼山小隱記

歙之婺源有佳士曰遯叟戴君宜自其先人以詩書遺後至君宜遂發聞而著能名負屈稱久泊然無當世意蓋嘗取邵子書四四而相因為十六者上下究極之嘆曰世逾邈歲逾老玆庸詎非吾自佚時乎别業在蒼山距其居二里許饒信諸峯環左右皆歷歷可名物指數一方勝處也築樓藏書隱事已畧具復營小隱于山之

旁且疏泉自山趾以為九曲池游者必道池中曰横舟者以入稍進則名花異卉駢羅雜襲於四時佳致窈而洞崇而壇位置畧如京洛好事家又進則羅分二圃蒔佳鞠而挹晚香若松梅類也參合四并與主人而五其堂曰五隱蕭然幽人静士之廬也又益進則島沚縈環有船出菰蒲中桃花流水試尋源而問三山對峙藏春中敞霞蒸繡錯亭觀相望便疑神仙去人不遠遯叟杖屨日遊而樂之曰是足佚吾老矣馳書茗雲屬予記予

每病世之隘小舉足輒値牆壁抵荆榛顧在隱約而平寛若遯叟之于蒼山者其樂蓋無涯而君以為小隱何也東方生陽狂滑稽自謂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何必深山之中蒿蘆之下於是有大隱隱朝市小隱隱陵藪之論世之出入名利者此固其所藉口小隱豈果小哉吾嘗聞大隱于夫子曰賢者避世蓋巳居辟色辟言之右而乾初九之文言遂發其義曰遯世無悶夫不見是而無悶非乾之大孰能之遯乾之變也故曰遯而亨而

亦有大矣哉之辭未有大而不亨者也至于考槃在澗碩人之寬乃詩人所以形容賢者退而窮處之德體氣象而夫子曰於考槃之詩見遯世之士者而無悶于世遼與乾並言之夫亦惟其大而已矣吾所謂大隱者蓋如此要非方朔輩所可與遯叟應虎學甚博氣甚靜不怵于物變者而遷方且依山林即閒曠窮理而參乎數以觀夫寒暑之代謝草木之零茂人事之倏來忽往而自樂其所樂以遂隱居求志之願於夫子所稱易詩之

旨固已識其大者况生紫陽之里同遯翁之號而九曲之池實爲小隱稱首其仰高希賢尤切余恨未能一至其處竊惟九曲有大隱屏之名反招隱者也敢附斯義以復於遯叟其小也祗以爲大歟波潭之東池離而志不果者也余得以畧遯叟曰大矣哉子之大吾隱也乃歌曰雲山之蒼蒼兮言采其榮其下九曲兮彷彿乎大隱之屏吾端策而得遯兮又慕夫嘉名噫孰知吾之樂乎肆其外而中閟紛衆美此具備乎大莫大乎吾身吾

將出王游衍兮曰旦而明藏之至密兮拓之無垠舉堪輿其猶小兮何況朝市之與山林

木齋記

東平李君公畧自號木齋間以諗予予曰古蓋有端木其氏干木其名子木其字木心人其號者抑是之取乎公畧曰濟也非敢自擬於是顧平生狷急往往以語言忤物欲為椎魯木强而不能早聞論語木訥近仁之義因竊取其警焉特未知蒙莊氏所稱形如槁木望之如

木雞者何如也試為我訂之夫仁道至大夫子何取於形之不外飾嫰故其言也訒木訥類也則亦許之以仁巧言令色反乎木訥也則直以鮮仁目之人患不木訥耳然嘗觀之木質樸堅韌之中蓋有閫動發生者在于其形不于其心非所以論仁亦非所以論木也人有心木亦有心仁人心也心之德也且孰為木之心春盛德在木是木之德具于心者也春也即仁也木神則仁是木之神妙于心者也仁也亦春也程子曰木仁之氣像

惻隱之心春之氣象木也春也仁也葢合三者而言此木訥之所以為仁質樸堅靭之所以為闓動發生也公畧其以形求之乎以心求之乎天下固有形似而心非者彼南郭子綦以形之徒勞行若馳而莫之止也終身役役而無功也嗒然隱几使如槁木焉似矣然心可使如死灰乎紀消氏以雞之欲鬬虛憍而恃氣也應響景而疾視也養之三月使如木雞焉亦似矣然其德全者豈吾所謂心之德乎信斯言也是率天下而不仁也毫

舋之差千里之謬蓋不可以不辯公畧有文墨議論嘗為吳興糾曹又為臺省掾皆有聲質直而好義志仁而無惡不肯媕阿容悦固已知木訥之義矣予猶疑于形似之間故以是語焉

以齋記

漢嘉以峩眉重本名眉山郡後乃易今名不但山川奇絶聞天下昔康節翁前知靖康分裂此為善地可避兵故邵氏之孫皆來卜居七易之學遂盛行于蜀其地距

我鄉百里雖犬聲相聞也我先人嘗仕焉當寶慶丁亥而予以生越十有二年侍親去蜀昔之善地莽為荆棘六十必復今已踰其數矣辛丑曹君克明舉茂異自燕來杭漢復有人在省需選闕之良喜張仲實為予言克明篤實有氣義異于流俗閉門讀書一意于學謂易六十四卦卦下象皆有以字因以以名其齋且求予語夫易聖人有憂患之所作吾與克明俱流落萬里外憂患備嘗固當相與共講焉易之諸卦皆觀象取法乾居其

首孔子於此不過曰天行健何哉伊川曰天道覆育之
象至大非聖人莫能體欲人皆可取法故取其健而已
君子以自強不息法天行之健也大率人一呼吸為一
息一息之間天行八十里一晝夜萬三千六百息故天
行百萬餘里然則天之行健人之自強不息實相流通
一息間斷人與天始不相似矣以齊之以要當法乾之
自強不息而予讀文言則又知所以自強不息在于學
以聚之問以辨之兩言者又學者喫緊用力處天之運

行無已時則人之學問無止法孔子猶韋編三絶而況他人學者誠能用其力者雖休勿休胷中有全易而理無不明自一至六十四何莫非吾日用間事朱子曰以者聖人以易之書也克明尚勉之予耄惛不能進矣毋忘鄉里故其亦有以儆我哉

范文正公義學記

古者二十五家為閭閭左右各設塾鄉先生為之師褎衣博帶晨坐閭門教其民之出入田畝者有教有養誠

為良法自井田廢閭左廢古制盡除漢以來或為講堂為精舍而養則未之聞也范文正公嘗建義宅置義田義莊以收其宗族又設以義學教養咸備意最近古夾攷厥初宋時天下有四書院應天府書院為首先是郡人戚同文聚徒講授士不遠千里而至文正公亦依之以學同文為人質直尚信義宗族貧乏則賙給之喪則賑恤之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之輒曰人生以行義為貴安用是義之一字實與公意合曁公登第立朝為守

為帥以至大用名位日盛祿賜日厚遂成義莊義學為其宗族宅于斯學于斯所耕者義田所游者義路何適不宜嘉遺後人可謂篤至繼繼承承亦惟成規是守粤乙亥兵戈俶擾未遑兹事至元丁丑提管士貴主祭邦瑞共議興學卜地于吴縣三讓里距祖塋二里所涓日庀工為屋三十楹祀文正公于其中會講之堂扁曰清白東齋曰知本西齋曰敬身外闢室為教諭偃息之處庖湢廩庾蔬茹之圃咸在外為周垣扁其大門曰義學

清溪松竹之間昉聞絃誦聲是役也義莊掌計之勞爲多提管又撙節助濟浮用增田山僅百畆備師資束修之禮子弟筆札之費一有以勸大德戊戌朝旨以義莊義學有補世教申飭攸司禁治煩擾嘗加優恤無復干吾藩者可肆意于學矣至大戊申提管馳書來霅俾爲之記昔錢公輔嘗記義田推也何敢與斯文竊聞文正公早歲就學應天時夜以繼旦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糜度日人不堪其憂其苦心勞形者如此博通六經尤

長于易學者從之叩質終日往復無微弗究其難疑答問者又如此用力何啻十倍今人耶洛爾來學書爾佩衿盍亦追思先志俛焉孳孳毋以寒暑而為作輟庶幾他日業精行成式克有立得為名儒以應選用以副二范君惓惓興學之意其年七月旦日記

重修妙行院記

杭北關之外江漲橋至左家橋有喻彌陀淨公接待妙行院淨公早歲喜晝彌陀佛無為子楊次公呼之曰喻

彌陀名遂大傳院距喻家橋甚邇葢以其姓姓其橋也
予異時屢至焉比不至且久每記無垢張公所作窣堵
銘具言方臘之亂淨公徑入賊壘願以一身代一城之
命賊悚為必戢夫為善之心勇猛堅確而本於誠實是
能感通神明彼盜賊之徒雖甚悍桀亦有人心寧不為
之革面改圖惟善之歸乎況推之以造事立業將無不
可為者淨公前後所為如欲飯百萬僧乃至三百餘萬
鑿西湖多寶山為彌勒像又增廣其居為殿堂樓觀皆

一念之誠實始而終之方其畫時坐一淨室禪觀寂然見阿彌陀光明好像而後下筆故所畫如所見凡所建造如其所畫也事見于張忠獻趙忠簡張無盡之頌之贊皆世之鉅人元夫也圜悟勤大慧杲真歇了皆敬重之如見在佛則佛法中之大知識也不亦偉歟院更多故久就摧圮幼山沖公提點早受業妙行往來諸山遍歷僧職各有勞能雅意第欲弘其祖師前規以酬夙願而已乃以華亭義興兩莊八百六十餘畝山一百五十

餘畝歸之常住一新其院三門藏殿佛殿浴室無量壽閣廊廡楯檻高下曲折奇花異卉芳菲掩映宛為勝處大開養魚池每歲臨池放生以申祝讃圉圉洋洋不可勝紀又通船步拓蔬圃賔梢檀林以安挂錫至于建菩提園修水陸堂由中徂外莫不完備祖師心傳所謂勇猛堅確而本之誠實者朝夕奉以從事沖公年已八十許健强如六七十其力足以達其所為用克底于成先是喻彌陀之寂也張循忠烈王以文祭之王五世孫棪

予壻也承其先志以來求記戊申十一月也予聞沖公自稱方是閒覩其大作佛事無負祖師之付囑亦可以少閒矣而猶曰未是閒也自有此院未始有記真大欠闕事必得記方是閒也其果遂可閒歟予願沖公益加之意雖休勿休予彌陀死而不亡歲時來歸顧瞻新宇亦當忻然為之一笑

松江普照寺記

一切世間佛法最盛盛矣而不能不變者數也變矣而

不能不復者時也必理足以馭數而不盡諉乎數智足以因時而不至違乎時而其能又足以立事式克底于成故埀名無窮焉普照本堂乾元元年大明寺也相傳為陸氏故居始孫吳時陸抗封華亭侯世居華谷三十五里谷水之陽崑山之隂時尚隸姑蘇天寶十年始為縣石晉天福五年始創秀州割華亭以隸至元丁丑陞為松江府史傳稱陸機自孫氏之亡退居舊里葢自建鄴宅歸也普照豈非其別墅歟自夢形黒憾地化寶坊

舂鐘擊鼓而作佛事此其盛之始也會昌五年天下僧寺皆廢普照亦其一也錢氏時鎮守司空張瑗於寺後鑿河通流寺故基去三之二矣此其變之始也大中十二年良恵元珂等再建寺宋祥符元年改為普照主僧必以學行者充寺僧凡二百餘房至無所容此其變而復盛者也建炎紹興至淳祐戊申屢經欝攸此其屢變復盛者也寶祐乙卯行金再造山門翬飛翼跂此其屢變而復盛者也役之大者釋迦殿千佛水陸院千僧海會堂

予嘗爲記以具載其事他如庫廳海月堂即高僧惠辯號海月法師也梵修院嘗立觀堂即舊之五百羅漢殿也善住教院即舊之東塔院也至于圓通殿西方殿懺院藏殿之類靡不完具鐘樓鉅鐘聲聞五十里而寶塔峥嶸屹出雲表尤爲竒觀每歳官僚于此建道場申祝讃益廣善縁爲民祈福遇首春仲春仲夏四立日皆修期觀誦經典率以爲常此皆前後諸人所共修營或捐已資或轉化施或出主僧或出徒弟其智足因時而能

足以立事不徒誘諸數也庶幾盛而不復變焉前主僧佛智通悟大師子聞實相與規度叶贊其力居多大德丁未因來求記非徒侈土木之盛也以見諸人之勞使後者攷也況佛之智慧即吾之智慧不如待時也佛之能仁即吾之能用力於仁也豈流俗任智矜能者之比哉銘曰

大相國寺并包百數殊塗同歸不內外故人之觀物必於會通剖去藩籬是謂大同林林總總普照院室

言栖爾單幾瓶幾錫有萬其法各闢戶牖貫以一理
何殊已有而今而後闢爾弘規洞朗軒闢盡撤己私
自然福德遍河沙界不可限量亦無障礙是為普照
釋迦之殿高疎插雲邦壤攸奠蒲牢霜吼扶桑日出
紅光陸離幽霧辟易靡所不照斯之謂普普照之中
物無患苦潮汐以時亦無風災稻海日富布施日來
稽首佛慈其何以報謹爾薰修是祈是禱悔過興善
一念猛烈願爾衆生永離塵劫

君子軒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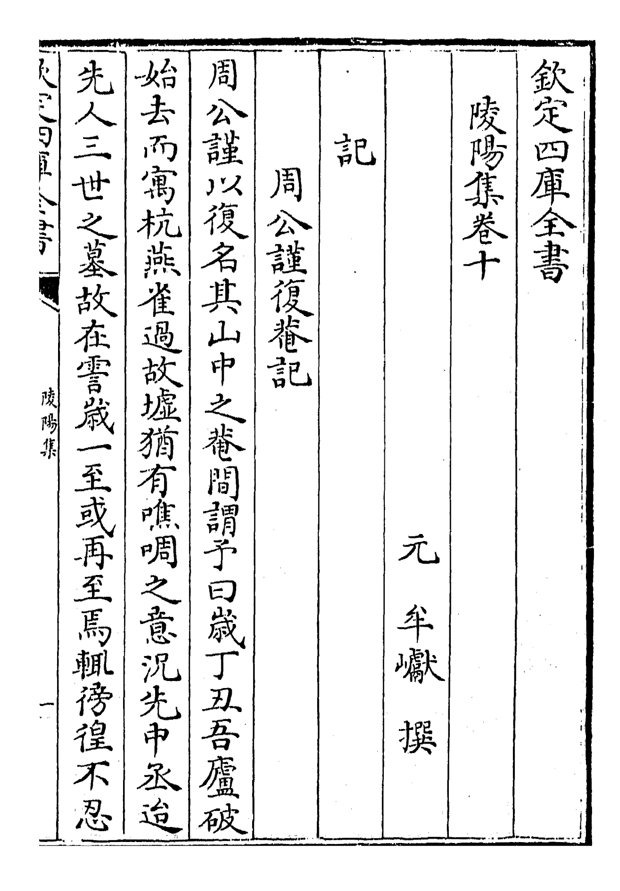
是氣流行陽一而陰二故為君子者常少不為君子者常多有所不及則有所勝焉惟立教之君子以降衷秉彜修道而制其數以默扶造化之所不及之為君子亦欲人之皆為君子君子多則為物之春否則草木當大夏而黄落分數多少之間教之淺深之驗也古者家塾而黨庠遂序小學而大學皆有教法當其時之可不過時而扞格也知類通達至于大成不小成而止也從容

以盡其聲不徒記問也長善而救其失不徒私淑艾也此即孟子所謂君子所以教者五雖各因其人品所施若殊要不過教人使為君子而已先儒以孔孟弟子言之時雨化之之顔曾成德之閔冉達財之由賜固君子也若乃樊遲之不終絶于君子陳亢之概有聞于君子亦得與于答問私淑艾焉由是而推誠聖門教人之大法也後百餘載孔子所教之君子散在四方既已畧盡異端起而功利熾孟子不求勝之惟舉聖法以示學者

聖法修則君子多君子多則邪説息孟子之所願也孟子亞聖似顔子傳道似曾子時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方且日與其徒難疑答問欲然自謂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夫孟子曾不得為時雨之事淑艾自私獨為君子豈其所願哉天之生聖賢固不使其自有餘於已而獨為君子也張仲賓居今而學古從之者衆乃拓學古齋之右創為使齋疏朗清曠體日以舒教日以専學者日以親予本孟子語榜之曰君子軒而戴

君師初為之銘仲實復求予語予聞數歳來吾黨之私淑艾者不忍獨善頗出其緒餘以惠後進絃誦之聲相聞教之將盛歟況欲人之為君子而幸世之多君子仲實夙志也今將進而任君子之教與世道之責有大於是惟吾仲實勉焉若時雨之義則師初之銘美之矣

陵陽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陵陽集卷十

元 牟巘 撰

記

周公謹復菴記

周公謹以復名其山中之菴間謂予曰歲丁丑吾廬破始去而寓杭燕雀過故墟猶有噍啁之意況先中丞迨先人三世之墓故在霅歲一至或再至焉輒徬徨不忍

去年益老懼無以自還抱恨沒齒近得吉土先人之塋側倘異時營菟裘遂狐首下從九京志願畢矣幸為我記復菴新息後在泊浪鳶影玷玷中卧念從弟少游平生語欲守墳墓稱鄉里不可得今杭視雪為旁近郡公謹歲時展省沃酹不廢已得為馬少游尚何羨乎復雖然試為子言之天地之間一氣混淪而磅礴求之于黄鐘八十一分九寸之管牽牛一丈三尺一寸四分之晷陽九萬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出入之元求其復也豈不

在吾方寸中剥爛復反窮而後有復失而後有復君家無極翁曰復其不善之動而已復則無不善焉復之初九復之善者也不遠而復何悔之有故曰元吉大之也若乃六三頻復失之屢危矣而猶曰无咎六四獨復力之微難矣而猶曰以從道此其意開人以善自非終迷不復如上六未嘗不致其惓惓公謹僑寄他邦蓋不得尚若窮于性分未云失也顧戚然以遠家事為已缺者亟圖維厥終使治復菴而日從事於復不以獨復之難

自阻必以不遠復之善自期一旦膏車秣馬問復菴之里闖其藩而休於其居圖書無恙雞犬相識忻然以笑曰吾今始真歸矣載瞻楸櫝根荄芽甲於霜露之既降而函活於春雨之既濡喜極而感則又以之怵惕以之焄蒿而悽愴此固吾方寸中之一大復卦也因思夫物潰反原以已屈之氣為方寸中之氣者則非吾所復而得吾之初焉善孰有加于此抑予聞復善道也亦長道也其未復也順而正以觀其長其既復也順而行以導

其長順斯長而亨出入無疾則眉壽無害考終命之福也朋來無咎則子孫逢吉必復其始之祥也予敢自附善頌以落復菴之𢧐

俞好問交樂軒記

俞好問名其軒曰交樂以問於吾吾曰是何居好問曰吾得之蒙莊書吾曰豈非老子之語南榮趎所謂交食於地交樂於天者歟他日子綦以語九方歅則又曰邀食焉邀樂焉何也夫交者同也邀者求也試就其說而

言之曰交是矣交食於地人樂也交樂於天天樂也人樂與人為徒者也天樂與天為徒者也人游乎天地之內而未出乎天地之外是故人物同守而物易汩乎人利害同域而害實生乎利四者蓋同行而異情天而不人則相安以恬樂也人而不天則相爭以奪不樂也烏呼安得至人而與之論天樂好問胸襟灑落踈快無町畦無留藏居敢溪之上蕭爽數椽堂有老母以志為養菽水盡歡有如甘旨一可樂其性喜書書書抄夜誦有四

猶子時來講說二可樂又喜爲詩操筆立就有佳客至相與吟哦三可樂隙地雜植有香之花四時皆春芳菲不斷四可樂好問每曰我交食於地不與地爭嶮巇之利交樂於天不與天爭陰陽之和孰爲人與物孰爲利與害惟其無四者之累是以有四者之樂未嘗力邀而强取之如子之云者天耶人耶人耶天耶吾聞之嘆曰吾於好問托其交而不知其樂吾其至愚哉何足與論天樂雖然至愚同至人其亦可樂吾所樂乎哉

重刻晦菴景行堂記

古者建學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而鄉先生亦得祭於社焉三衢郡故有尊賢祠如端明汪公太史范公猶合之他邦惟江山縣學祠是正介先生而次五賢于景行堂則國故也鄉先生之位也文公朱子記其氏名與其學行氣節備矣車舝之卒章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孔子亟稱之以為好賢如此此五賢之所立雖若不同然正介學于胡安定延平學于楊龜山所以求仁也諫

議力攻蔡京童貫仁人之能惡人也叔縝以一士曹掾
叱睦冦宅卿以一太學生責金酋則又殺身成仁者也
壹是皆人心天理之不可泯改信史參軼聞大書深刻
以風勵當世而興起後人盖詩之好仁朱子有焉夫無
欲而好仁一人而已在孔子時已嘆其少況後乎孔子
後乎朱子乎淳熙以來僅百餘載碑已漶漫殘缺越在
榛莽過者恬弗恠焉烏呼可觀世變矣郡人紫君來領教
事丞與周君謨名匠治石更為刻遺文重擔穹趺視舊

加嚴於是五賢之遺風餘烈猶有足證暫晦益彰而觀者亦改容更貌復知學行節氣之可貴可重可企慕有功斯文有補世教實大其庶幾能好朱子之所好者歟二君皆名家後𦂳君諫議四世外諸孫其先世潛心君兄弟嘗與延平共學龜山之門而周君則正介諸孫也至今猶藏其詩稿源流有自是尤可紀者既成屬其識顛末其父子嘗先後貳衢他日子將按部又至焉每以未得一拜祠下為恨焉今隩伏深潛旦暮且迫乃幸睹

是刻之新獲附名于碑因竊自喜夫高山仰止者知之事景行行止者行之事何莫非學亦何莫非仁俛焉孳孳惟尊聞行知是務此又朱子所為推本於學之意因併以諗觀者云

重修顏魯公祠堂記

吳興多賢守在唐顏魯公以名節著人皆曰吾邦魯公也余則曰天下魯公也盖張巡許遠從父兄杲卿一輩人平原蔡州事具史冊無庸察察言惟是乾元己亥公

嘗撰天下放生池碑銘進之而其再進大字本則上元庚子帥百僚上表請問起居西宮遂貶蓬川則庚子八月越明年辛丑至大歷癸丑十有三年公由臨汝轉吳興始追刻而建之郡東放生之池上所謂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示天下必有尊也蘇文公以為公實規諷肅宗非區區放生池者可謂知公之心惟公大忠大慮奮不顧身每為朝廷爭典禮為國家折奸邪而又一正其本為天下萬世明綱常使

凡為人臣子無敢遺君後親雖觸忤隕越卒陷死地而不悔夫感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平居能犯顏敢諫則臨難能仗節死誼玆其為天下魯公也歟當宋嘉祐辛丑之際始即池上㓨魯公祠紹興初始賜額忠烈廟崇樹表章偉矣乃自近歲編户雜居廟毁像壞過者太息東平李侯奇以今辛丑夏四月實來為守下車聞之矍然丞按祀典考郡乘躬至其處參訂申畫而謀諸長若貳佐作新廟民相其役始七月戊十月中蕭公像揭虔

妥靈大其門廡敞其軒楹規制尤宏傑既用牲祠下郡學教授周鮪以侯意屬記於陵陽牟某某垠也弗獲辭焉烏呼輪奐雖新感懷猶昔嘗試憑楹而觀波光渺瀰鏡明黛蓄照徹上下而公忠義所在其精神之盛焄蒿悽愴千載如生安知不睠遺民懷遺刻乘風雲而來下余蓋不足以見之若夫勵荒而興懷聳善而扶正如李侯之為者則誠有補世教而卓然異于流俗可尚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維侯有焉後之人尚毋忘斯語

是爲記

普照千僧海會堂記

三代盛時禮樂制度學校倫教修設明備外物莫干其藩厥後寖衰以微東漢明帝時竺法蘭摩騰首負四十二章經至白馬寺符丈六金身之夢上所崇信趨者淵倒諸人先生徒持空言以抗曽莫之止日蔓月滋唐會昌五年以前不啻二十七萬餘僧宋天禧以後不啻三十九萬何其盛也一盛一衰相與消長勢使之然昔伊

川程子嘗遊覺海惠林精舍見衆衲方食忽嘆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彼其拜則膝拜衣則條衣非可比而同之三代程子之言顧若是何歟禮失必求之野或者觀其會而得其意歟方其于于而來脫雙屨而升臨席而坐不語而食蔬食菜羹必祭如必齋如雍容可觀古意猶有存焉者故程子有慨于衷不覺喟然而嘆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目繁多要不必盡同亦取其意之存乎古者而已它可類推特未知佛氏所謂三千威儀八

百細行同乎否乎維松江普照寺有千僧堂自唐乾元
宋淳祐丙戌由回禄之厄無復舊觀崇教六師祖祥之
所建潼川北澗之所建者又悉為瓦礫之場至元丙子
萬户沙侯來鎮是邑與慧悟興教大師某相為倡率首
創鐘樓庫堂西廡而千僧堂未遑暇也又四年己卯里
人趙㮣閣施所居堂為之因陋就簡意未稱臨化之際
專以此事囑其後人於是徒弟通辨大師其銖積寸累
且募檀施大德癸卯於舊址重建其堂完明周密風日

不到設座備物使僧衆得以如法而住繙誦經帙下自巳功夫出則聽説法申祝讚功德無量因來求文以記逆施之人當去未去視被臨化洒脫明了一辦大事者爲何如且强立文字以傳久遠海會之叢林有具眼者不得獻笑于重説偈言曰

盛哉海會千僧之堂是爲普照選佛之塲其有禪客白丹霞悦若去選官不如選佛霞問選佛當在何所選佛之堂江西馬祖萬中選千千中選百於百之中

又選其一愈選愈少其義伊何人以為少我猶曰多有如此堂願友所造窓几静深林坐完好夏有疏簟冬有重席攝衣而起振履而出千僧齊唱一口百聲千口萬聲清徹朗朗有大尊師默然晏坐忽獅子吼喚醒惛惰聞者震越得大警悟須臾之頃萬善咸具凡諸佛子皆得度已稽首首照朝夕彈指

紹興嵊縣新建東嶽行祠記

古者諸侯祭境内山川以其能出雲氣為風雨祭之禮

也春秋書魯猶三望公羊氏曰望者望祭泰山河海也鄭司農以為魯境不及河魯得祭泰山曰河者非也三望淮海岱也公羊蓋失之然魯之舊法旱則脩雩吁嗟求雨而已未聞有事於泰山是魯雖得祭泰山而謹之重之不輕于祭也如此今東嶽之祠徧四方窮陬下邑往往而有田夫里嫗日扳援叫號以禱以禬不懼其瀆何歟夫泰山之雲膚寸觸石不崇朝而雨天下其施溥其功鉅天下通祀可也魯固不得私焉㠁越之名邑其

民知禮義而通於法號為易治青社余君洪以丙申歲來為尹平易近民濟以明敏夙夜講求民瘼與為便安距縣一里有東嶽行祠比歲旱禱輒應丁酉秋青蟲為孽禱之明日蟲罔遺育令知神之信已愈自飭敬事神越己亥夏六月大旱旱苗多槁死老農謂過處暑藉不得雨晩禾不復矣令聞之戚曰民以食為天令視天枯然設不幸如老農語民且殆令何心獨全復走祠下願減已壽年為百里命請命于神越三日果大雨四境沾

湫焦卷盡活苗怒長乃有秋民皆喜色相吿我從令得雨令實活我令謝曰神賜也吾敢攘神之功惟是舊祠久毀神棲數瓦下前令李繙於其東南六百餘步作後寢今令至繼作正殿揭虔妥靈盥薦始有所而兩廡門觀未備也乃諗于衆咼圖之用荅神意民又皆喜願盡力賦丈屬役其任其事而為之期起九月畢十月趣具百傾工徒竭作至期成焉屋凡百楹昔所未備今也大完翬飛雄跱一旦傑出官道之西中為一亭由亭達于

橋由橋達於祠池畜異魚環植佳木修廟貌而昭神貺也士民共樂之耀𥔲在野歌舞在道薫為太和以迎善氣以占嗣歲其屢豐年無有菑害又益喜相賀願伐石紀其成則因予世舊上虞劉悌增西秦張楧以來請紀惟神無方無在不在賢令尹不有其躬欲以摡塞民灾發于衷誠非有一毫自為意故神之聽之雖遠而邇大庇于民民從之役不踰時食其報者而或者昧損上益下之義刻民之肌惟己是利水旱兆郵諉曰非吾咎神

弗顧荅則且將事土木以要於神失其本矣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予嘗使越未能忘其民也既幸其獲蒙神休而尤有感于今之義特書之俾刻焉以告于來者而繫以詩曰

巖巖泰山實奄東魯龍駕帝服爰作神主使雲前驅風以為御欻衣尚征左右帝所惟越在東則一其顧嘅彼槁乾沃之膏雨旱火不兆休氣布濩維山之陽民拓新宇石梁既抗於堂於廡廟寢孔碩神其來下

其靈㓜㓜瑤席椒糈載揄爾瑟民歌以舞水有魴鯉
陸有秔稌至於來兹豐年其屢神功莫名樂哉此土
維郡維邑皇受多祜

至樂齋記

古涪文君心之間為予言吾室環堵門關落然孰使吾
終日安從而不去者非書乎書誠吾之至樂也或者曰
書糟粕也憂患也至樂無樂乃皆束書不觀游談相高
以是為至樂焉人蓋有飲食而不知味者未有不飲食

而知其味者也吾固疑而不信且吾先人寡慾而好書頗勤勤輯散軼以遺其後授而讀之未嘗一日而舍書以敎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此歐陽書語也故吾摘之以名讀書之室而求吾之所謂至樂者予聞而異之讀書亦大難異時藏書之家所少非書而讀書者常少無他書易得而不知其為可樂書肆而已雖讀之不樂也與亡書同佔嗶而已雖讀之不樂也與不讀同鄭侯之架一一懸牙籖新若手未觸韓子之書視歐陽殆不

免乎譏韓言藏歐言讀李繁輩其果能讀而樂乎否今之書日益以少而難得讀者宜益以少君知其難易將至矣有能知書之難得則知書之可樂而至樂者出焉心之生長見聞資稟卓異意氣之盛如川方增乃退然承其先志以歐陽子讀書為法夫歐陽子蓋知其難者也自其爺歲率從人借書且抄且讀嘗見昌黎集於隨州其氏破篋中求之以歸始為古文每嘆在夷陵欲求史漢一觀不可得是時承平且久書難得尚爾迨其晚

歲所藏僅萬卷三代以來金石刻千卷又皆出於四方萬里窮絶之處得之難然二者非有聲色臭味可以移人而公甚篤好或手自校讎或以立訓傳或以訂史傳百家之訛謬至與其爲六一而樂之終身其得之之難而樂之至如此詩蓋言其平生所得而實則天下之名言也彼謂歐九不會讀書豈知言者哉心之藏書不多於歐陽子之晚歲亦不易於歐陽子之早歲今也坐一室中牕明几淨左右横陳俛仰千載非芝之編縹帙部居

條列以爲美也非虞初稗官凡將急就以爲博也非薰香摘艷以爲功也蓋有其至樂者之存吾心而已所自得言莫能喻抑知其難而有以樂之歟心之屬予記顧眊惛因記其所與予言者且以信予之說毋遽忘其難而寖趨於易則其樂亦無窮矣如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此則至樂之候也又將以是觀焉

林菴記

壬寅首春林菴廉訪僉事按臨吳興郡郡之吏民莫不

洒然改視易聽與歲俱新不以苛察為明健決為斷深刻為能酌緩急寬猛之中隱然虎豹在山林而藜藿不採葢輿人之誦如此而予卧病荒園久絶情造請乃特枉車騎過之淵畧將迎高談朗詠瀹茗從容因知其所存過人遠甚間謂予曰若知吾林菴之意乎昔吾甞從事安西幕為蒲城長由河洛嵩華道襄峴以出岐梁往來秦商蜀漢之間今自監察御史出贊浙西憲司由魯復淮泗絶濤江至京口過姑蘇憩于錢塘以來苕霅凡

天下之名山巨鎮雄偉而傑特孤峭而奇絶涓秀而窅深者皆徧經而歷覽雖外縻乎職未能超然自放其間以遂吾平生之志然未嘗一日不夢想坐馳每念入林恐不密之語為之慨嘆故以林名菴以見吾意願為我識之予以眊惛辭不可竊惟古之高人勝士胸中自有林壑功名富貴不能涉其藩干其慮故在魏闕如江海在市廛如山林不見其異否則富貴之念先入其中藉令巖居川觀其視嘉木竒石縈絆耳晴嵐暖翠壓眯耳

朝猿夜鶴籠檻耳適足為吾病焉況方沈著富貴又安能使之一旦以此易彼哉林菴恬淡文雅公退之餘觀書之隙或呼硯與筆濃墨大書體嚴勢逸各當其物或倚闌舒眺撚髭索句嘲弄風月直欲與騷人墨客角其技或屏都騎載單舸上下林壑窮幽選勝忘其日晏其視富貴為何如也林慮之山豹林之谷衡岳之雩林岳楚之道林廬山之東西二林固已盡在林菴巾尚何俟予言夫以林菴之能諝抱負有功見之當大究厥藴次

猶當長諫官御史言聽志行使窮陬僻壤山巔澗隈之氓皆被其澤而支離疏輩亦得與木石共老豈徒專林庵之樂以自樂哉尚平了婚嫁而恣游五嶽謝安石成功名而雅志東山付之他日未晚也

周景遠君子堂記

東平周君景遠甫壬寅之夏以使事過霅首扁舟訪敝廬靜專大雅溫然君子也良以既見為喜他日再見語益親蓋君子嘗名其燕處之室曰君子而以問于予夫

君子成名之人也君能取以自名美矣予何足以言之且孰不願為君子如堯時君子十六人周時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而魯亦多君子其類衆其道廣固君子之願也不必自有其名然陽一陰二大往小來可為君子而不肯為君子可化中人而不能化中人則君子之類少而君子之名始著君子之名著而君子之道始孤矣豈君子所願哉名者忌之招而又堯堯然抗其名以為的於天下吾懼其立于獨却往來無方也故遽伯玉恥獨

為君子何恥也恥不能使人皆為君子而已立于獨也後之君子或不能為蘧伯玉徒使惡直醜正者競起而相仇名適為君子累楚之好修漢之尚節義及唐之清流是也無乃好名之過歟周君曰子之言幾矣其曰好名之過者何也君子病其名之不章學以求于君子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吾方求于君子之不暇而暇好名之避乎避好名是君子不可為必同流合汙而後為得也夫實之所在名斯從之抗君子之

名不可避君子之名滋不可吾升吾堂因名思義凡易象傳記稱君子者殆數十百其嘉言善行一日森列左右實果外乎名哉吾家濂溪子曰實勝善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孜孜不息務實也意謂務實則其實修而名善非惡乎名也而敢以是說繼衆君子後以自儆焉不亦可乎予盍異之予閒周君之先嘗躋膴仕習聞中州風俗文物之舊君趾美象賢早有令譽宦轍所至不合輒引去不少徇流俗往往寓意於詩旨趣甚遠今

以博文多識與於禮文之事蓋所謂君子以制度議德行者既無負明堂之義而猶務實自儆如此可敬也因具識之予前言則陋矣

陵陽集卷十

陵陽集卷十一

元 牟巘 撰

記

游桃塢記

程周卿糾湖學晉輔長尹堂兩邦相望故家蔚如此會晉輔秩滿歸相與挈家望毋憩桃塢菴楚望漢卿偕內外諸孫侍文孺觧杖候于門親友來會者予與文性之

史順甫劉道甫自俞步至庵五六里所庵雅潔可居滄洲翁所位置翁以來增葺之前曰桃塢後曰更不疑巨碣峙立趙庸齋筆也先人氏名亦在焉時適三月半雨新霽青松如沐筍已上番荼蘼盛開芍藥亦有開者主人兄弟怡怡愉愉連日以奉母之餘徧酌客飲酣甚歡中夜復浮大白對牀笑語尤真吾觀周卿飯不足晉輔囊無餘而能調娛其親不知山中爲寂寞而妻子皆有自得之色此固人之所難而吾儕之所為喜也留三宿

與時止時作壯秋叩諸菴徧叨茗供殊清適性之玩金鄉魚良久隱見不常若自珍貴不可致者爾戲還菴中性之大書雪壁且賦詩一章曲盡佳致紹老克翁亦繼來期而不至者史戴陳正則正德及文端甫予則陵陽牟某獻之甫也時丙申三月十八日記

荆叔麟以齋記

都邑浩穰承平日久上恬下熙非慮非圖一旦風塵倏起父子兄弟對面相失顧吾心之天者獨在過故墟睹

遺蹟感慕傷嗟有不能自已者焉若荆叔麟之復為此齋是也叔麟之先父諱某自號以齋居杭新門裏朝市肩相摩不樂仕進自壯至老手不釋卷尤善書以齋其所書也八法咸備見者忻羨生乙亥終丙子年六十有二五子綸縡紱紳素紱即叔麟少年事遠游去杭且三十年歲乙巳來歸自宣問其兄弟鮮矣問其室廬燬矣興言往事無與共語古有為鶴語者曰去家千年城郭如故而人民非而塚纍纍歲代遼邈理有必然無足怪

者三十年者特千年之一瞬息爾叔麟之所與遭遽至于如此可勝嘆哉𠔥四世之祖墓在西湖之上守者無恙再獲瞻省有念以齋不可復見不覺感慕傷嗟非吾心之天者其孰為之要不當以世變論叔麟卜居鄉閭復為以齋子昂集賢趙侯為大書而揭之越丙申夏因來寄聲求記其事予惟以齋以以名齋非徒自謂也蓋將遺其後之人不在叔麟乎夫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為人之子終身行之猶恐弗克況生事葬

祭之而不得以其禮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此心當何如傳家名齋曰以以之一字叔麟固宜敬恭朝夕奉以周旋思其音容而屬其荒絶存其手澤而著其德善以齋在是則吾親在是吾親在是則吾心之天在是千載一日而何三十年之有叔麟人今而貌古有學問有踐履必能立身揚名以圖其孝之終以大其門以無愧以齋之義矣

報德院記

距松江五十四里而近曰下橫涇時思報德懺院在焉
蓋佛氏有大報恩七篇柳子厚以為此七篇皆由孝而
極其業以儆夫世之蕩誕慢弛好違其書者夫報恩即
報德也報其父母生成之德也而其報德又莫若懺罪
報德者昊天罔極而致其時思也懺罪者改過遷善而
致其愧悔也豈不五體投地千聲齊唱而求其罪消滅
哉院之主僧曰友惟派出顧亭林寶林寺自幼敏悟聽
講天竺能背誦法華經修長朗觀氣貌古樸不事外飾

兼通周易嘿參妙義非苟焉者宋咸淳辛未易徐氏基地結菴廬以庇風雨以事香火度弟子元吉普潤等善治生廣業普潤習台衡教于𧻓果分任院事次第而舉㩜闇語吉與潤曰吾年七十行且去矣盍為我磬衣盂建九品觀植淨土緣且市田為供給刻之石以示久遠元貞乙未啓長期申祝讚首㳂三門兩廡僧堂歲役未竟大德庚子壬寅㩜與吉普相繼示寂潤竭歷嗣乃事置法堂砌祖塔搆鐘臺建鐸迦殿塑左右侍從普陀大

士羅漢諸天備極莊嚴壁有金彩沼有紅蕖層閣飛檻高切雲漢平燕絕島近在目睫殊偉莊嚴遂為一方勝處先是啓長期之歲東北隅忽竹園産靈芝夫竹之有筠四時不改柯易葉已非凡植況靈芝煌煌與寒光翠氣交相映發邪衆咨歎曰造物者生祥下瑞以有此芝振動時人之耳目故一切興修有相之道次第而成不待憾罷而德已報矣越至今日咸歸功于潤焉潤自號澤翁篤實而疏通是能盡報德之義克與先業盛其福

澤至大戊申春賜金襴袈裟號慧光普照大師尤有榮
耀焉良月遠來求文以記予蓋不獲辭乃銘曰
於惟懽公秉志夙堅爰發弘誓獨奮空拳始來橫涇
把茅三椽殿堂樓觀一旦屹然翠檝之杪華榜高懸
是曰時思以報所天報之維何懺罪是先誘化澆俗
崇植勝緣絪緼和氣之實鍾焉九莖三秀衆美具全
厥在報德其應尤專人所創見競誇以傳潤也師吉
後克繼前晨夕薰修不懈益虔施於奕葉益昌以賢

如澤之潤獲福無邊

義齋記

臨安山水天下竒畢時英雄崛起之跡歴久而平錢氏子孫希白樗父輩皆去而為文詞取科目司誥命至近代平齋洪君出又以倫紀常著名節流風餘論今猶可攷也方君天瑞生於是鄉妙齡秀發雅慕前修劬書嗜古而喜為詩其居有山月吟隐日嘯咏其間家則堂嘗為作詩序其胸次已不俗又以義名其書齋而問於予

子曰識督學落然嘗聞仁以義節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否則愛無差等墨氏也氣可配道與義故浩然塞乎天地否則以義為外告子也敬義立故德不孤否則敬以直内而不以義方外釋氏也若是者皆不能以無義義者固非一行一致之為而予猶昭昭焉以義為揭者何哉豈有夜半叩門攜衣從之不以存亡為解者乎亦有懷憤不直咈人色上而稠人廣衆輒譙責不顧者乎抑亦有排難解紛辭千金而不受因絶其人不與

道者乎天瑞曰是之所義非吾之所謂義也况并以辨義義之與比君子喻義之類曷嘗不專言之而元麟之取節則原道行而宜之之語也昔曽子曰義者宜此也中庸曰義者宜也揚子雲曰予得此宜謂之義也韓子殆本此歟予於此知天瑞真好義者矣夫天下事物莫不皆有當然之則子之居是齋也盍試思之自君臣父子兄弟以至朋友鄉黨鄰里以至一語一言一舉動云為之際凡行之而得其當處之而得其平由之而得其

正辨之而得其分者皆所謂宜也義也是義之名也固標絶於一辭之表而義之實每裁制于衆理之中雖以之爲詩可以興可以立可以怨可亦義之宜也發於情止於理義止亦義之宜也傳曰詩書義之府也孰謂吟𢡚之不謂義齋乎

敬愍侯祠記

唐以來使海外亦曰使絶域其選甚重至元甲申朝廷以日東國負險遠不可武令遣使者宣示德意用懷柔

之於是刑部尚書福建道宣慰兼提刑按察司福唐王
侯除參知政事張帆揭節乘舶以行侯姿儀山立足以
竦物望知畧輻輳足以應事會辭辯淵博足以申使指
人皆謂是行必能得要領歸報視海如塗不勞戈甲坐
以無事曾幾何時諱問倏傳朝論嗟惜具列其故追贈
錫爵節惠定謚曰敬愍侯卒時年五十六五子皆早世
禄其季子都中為少中大夫平江路治中即吳中賜田
宅所以飾終恤後者備至其孫奉母張氏來居吳相依

為命母獨深念旅魂不復終天曷報乃削髮為尼住妙湛寺朝夕繙經禮拜歸誠于佛修寺起廢役凡再舉蓋佛有大報恩且使其孤一意事國焉厥既就職追慕不少衰又念人子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求之無不至惟佛俛仰之間再拊海外吾父死而不亡安知不往來與俱遂闢寺東廡創敬慰祠塑侯遺像以嚴香火以致延佇冠佩有肅神采如生相率拜祠下且喜且悲因市田百畝捨入常住為此祠歲時熏修及七月十五日忌

日追遠費專一僧掌之具有規約治中繼陞太中去為浙東宣慰副使歲癸卯自述顛末來以諗其先友陂陽年其求為記刻石示方來烏呼予尚忍書敬愍侯之事哉昔葉公子高將使齊問於孔子以為事若不成則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有陰陽之患欲處若成若不成以自免而孔子則曰事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蓋勉之使忘其身而遂行耳今侯之遠使猶未入國不幸齎志而終雖慮患不如葉公子高然視孔子之勉子高

者夫何歉是固宜書況有賢嗣于旬宣立身揚名式克負荷其爲是建祠捐田種種佛事匪直以妥塞悲也一念之孝根于心通于神明抑至也宜牽聯俱書焉後之人尚守成規繼前志惟誠惟敬弗懈益虔是祠也千禩一日永終長存可也侯名積翁舊朝名執政留耕先生伯大之猶子故自號存耕留耕嘗爲端明殿學士制置福建云與我先人道誼交而侯又於予厚死生契濶執筆泫然復爲歌辭三致意俾侑祠焉辭曰

訏謨碩輔宜廟堂一朝龍節徂遐方揚飆直欲梢扶
桑怒濤稽天物怪狂奄忽誰為尸不祥魂兮渺渺之
何鄉亟命下招遣巫陽謂我非信睎密章吳都繡錯
美稻粱甲第中啓窗洞房湖山左右蔚相望魂胡不
歸此猶徉追思罔極涕泗滂新祠屹若依寶坊雨花
繽紛梵唄揚俟兮來歸駕鸞鳳陰風颯沓佩玉鏘有
椒其醑羅餦餭歲時享娛蹌陳觴子孫世世永奉嘗

松江普照寺釋迦微記

松江普照寺陸士衡別業也自孫氏歸晉兄弟入洛以文膺事任威權勢振動當時倚伏者相尋曾未瞬息已有華亭鶴唳之歎而其臺榭化為像設研席化為梵唄乃至今存何歟寺北坐九峰層巒疊嶂攢青擁翠相為蔽蔭陰陽家者流謂風氣藏聚可安于衆蓋特於佛僧為宜也唐乾元時本號大明寺僧兩惠嘗創釋迦如來殿逮宋祥符間改賜今額道者嚴善誓僧宗幸真歇凡三度重建淳熙戊申厄于祝融里人錢武翼仰之首

議興造其事未竟子之信竭力繼之使張彥中掌其費僧祖鏡等佐其役咸淳甲戌僧惠思與武翼舊念不可廢前人功亟勸率賄施以助殿始成衆請行啓典殿畢塗墍而營像設於是慧辯頤慧悟秀以白鎮守沙侯欣然致從吏且厚施之趍盎傾資化緣不憚勞費久之而就萬瓦駕浮重檐翼跂加以藻繪金碧交輝中設釋迦像若左若右分列八位備極莊嚴而三世如來圓通大士應真羅漢諸天人之相亦次第而成至於琉璃無盡

燈爪華諸供且莫不完好每歲州侯率其僚屬於此建道塲申祝讚而禱水旱穰風災者亦皆至焉夫成之難則其傳之也必久是役也再見丁未甲子復周蓋非一手足之力而超成其終功尤多可謂難矣超既寂其孫了闡職是董修事實來求文以記曰是固所以久傳而不廢也予聞萬形皆朽惟理獨不朽者而佛氏亦曰一切諸法皆有破壞惟有法身常住不滅雖與吾說若不盡同然所謂法身亘古今彌宇宙到處充滿亦無雜壞

豈拘于形而外于理哉區區言語文字如浮雲如空花作起作滅了無根蔕反欲取其常住不滅者托文以傳聞也果以為能久傳不廢也蓋亦歸諸于巳而已乃為之讚曰

維我普照王本自法身出光明攝方寸虛空常獨耀盡三千大千無限河沙界皆佛慧照中夫是之謂普衆生宿業重展轉動迷誤願佛垂慈憫與除諸障礙譬如摩尼珠炯炯照濁水一作是念巳業去障自空

而我初不覺心目劃開朗稽首釋迦尊為我證明之

普照寺千佛水陸院記

普照寺自唐乾元元年至於宋數百年矣屢興屢廢淳祐戊申迨今又六十年寺之耆宿分任其責山門列廡佛殿次第興建千佛水陸院地廣費鉅衆請屬之惠慈大師志新既領主席於是慨然捐衣盂營檀施寺僧元德為之分斡徒弟淨恩淨心闢入為之叶贊大作新之始於戊戌繼奉護持之旨其事尤嚴越丁未乃來求記

予嘗記釋迦殷矣固辭弗克則復之曰善必由積累而後成佛乃曰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于百千萬佛而種善根何也夫計億兆者本于一至覓乃所以為至衆也且一者何心是也心以方寸而總萬物如木之有根生生意涵活千條萬榦聳鬱昂霄皆自此始水陸院之義亦然昔梁武帝嘗制水陸儀文三年而成幾三千卷其後修設者以十六位各分八位而為上下名請則通三時法雖簡施則博其上八位慈容瑞相

為人敬慕下八位殊形詭狀為人恐怖有善有惡有勸有戒大率以懺悔為先有能用意猛烈一悔之間諸惡盪除衆善咸具曷嘗不本于一哉今惠慈於此三役位置曲當山門兩廊壁湧天台聖域五百高流閣上設西方三聖銅鑄千佛閣下設千葉盧舍那佛普賢文殊二大士左右壁湧水陸冥陽三界像閒飾以金采眩耀衆目輝映方池而其池面蒻蒻數披飛檻相屬生香不斷疑淨土移來此地諸佛子於焉修行莫不超然得大自

在官惠慈十年之間苦心勞形之所成然亦其胷中自來積善如木有根故一人所發有此殊勝非徒極莊嚴事觀美也蓋欲使生者蠲其罪業日增福祐死者拔其幽滯免墮輪迴而已世安有一念之頃不能感動鬼神而能普濟含靈功德無量遍河沙界乎惠慈得之矣銘曰

我觀人心内有善元無惡顛迷彼弗知往往路頭錯

爾時諸天人一切諸菩薩忽現慈善相與衆共說法

法皆由心造罪亦由心起心起罪一空各已得度已衆生地獄衆大道阿修羅隨佛登天堂只在一刹那

澹軒記

燕山喬侯扁所居軒曰澹參政左山商公挺賁名而書之因來寄聲俾爲之記顧其耄惛不能爲役而喬侯之意友朋之屬不得以辭澹之義大矣嘗試求之蒙莊氏外篇其刻意則曰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繕性則曰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知北遊則曰相與

無為乎澹而靜乎而刻意之言為尤備蓋始澹終言淡中言惔三言者雖若不同其致則一實相為用焉夫惟澹然然後能無極而衆美從是故夫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德全而神不虧言惔者如此虛無恬惔則合乎天性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言淡者又如此一澹之中衆美咸具喬侯名軒於焉取義不亦善乎然蒙莊則曰此乃養神之道非朝廷之士尊主强國之人之所好也惟是喬侯入則

郎省户出則贊藩方今又懐澄江丈二組有社有民誠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而惟澹是好獨何歟予竊謂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説澹庶乎近之自朴散淳澆習俗破蕩功名富貴之役勞吾形聲色滋味之奉汨吾神攻者衆存者寡惟欲虚徐其貌容與其意而自以為澹事物之來未有不叢脞膠擾失其故常者無他神不全故也神無為妙萬物而嘗淪於空虚同於無用哉夫存神以致用易説也豈惟蒙莊賢哉喬侯日坐澹軒因名思

養恬無嗜好焚香讀易參玩爻象以洗其心何其澹手抄經史左右森羅吟咏其間寄興簡雅何其澹庭空月朗神閒志定素琴横膝大音希聲何其澹所養愈深則所存愈澹神不虧而用不煩矣昔曹相國避堂舍蓋師用其說從民之欲慎以無為且去刻深吏而進謹厚長者清静寧一天下實受其福所謂朝廷之士尊主强國之人非耶敢以是記澹軒喬侯名貫成字仲山甫云乙巳六月二十五日記

簡齋記

人之有宗族猶水之有源委木之有根榦其所從來遠矣司馬子長班孟堅皆嘗自叙李翺及舊史皆稱韓氏自叙其先本漢司空稜潁川人後徙陳留中昌黎韓文公之先世也世之自序率本諸此惟陳氏本京人繼徙眉之青神太常公徙維陽長子忱京東轉運使靖康中運使子慈州司士參軍揮避地蒲之猗氏遂家焉簡齋則太常次子恂之孫也靖康南來紹興間參知政事以

疾請去除知政殿學士知湖州歸老烏墩之精舍既沒遂窆於歸安縣廣德鄉上强里之岩山南北隅絶二百五十餘年兩房子孫簪纓不絶但不復相聞區宇混一以來參軍之五世孫損齋公來為浙東廉訪使即是參政之五世孫屋訪損齋浙東叙兄弟焉雖而復合夫豈偶然然損齋慨念水木本源自浙東謁告來謁拜簡齋之墓漢人以過家人冢為榮公之此行蓋為得之僕子識其顛末將刻石列之冢祠予與簡齋之先俱蜀人今

寓於雲窩嘉公尊祖敬宗之義不敢以固陋辭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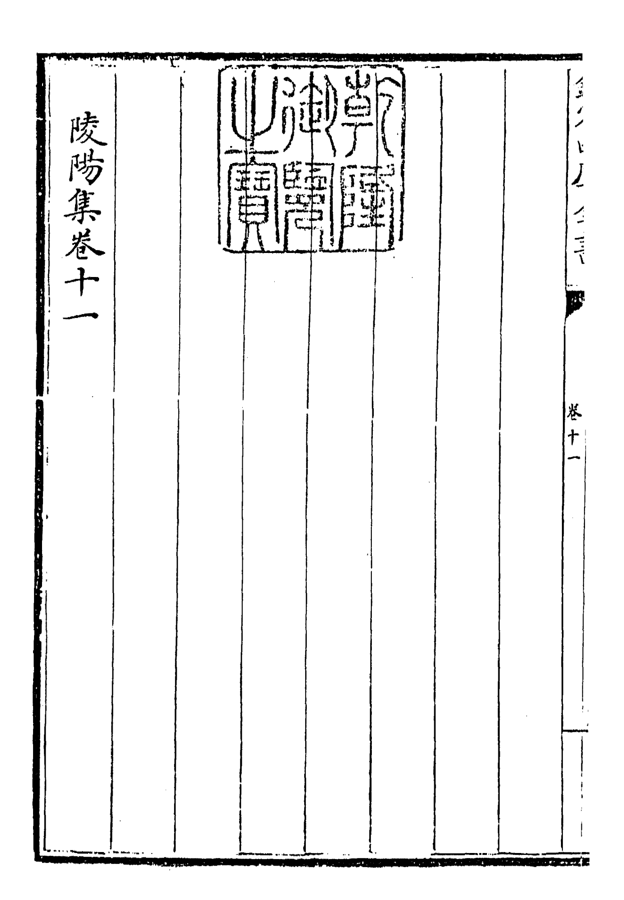
新廟記

鬼神之德體物而不可遺誠而不可揜所謂造化之迹也故社稷有祈有報有由辟而山陵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民所取材用亦得祠焉未有宗而不感感而不通者世弗燭厥理或淪虛幻或涉怪誕事神之義戾于古矣越上虞縣四十五里是為廣利侯廟崇岡列峙大溪橫陳乃衆流所滙閟蓄精祐前有二石筍東南有二

龍湫禱禬必應其民無水旱之憂宋熙寧八年制以神聰明正直庇於一方供民之求如影響應特封廣利侯實協古道太守趙公抃紀其事于石使君祠事益恭如制書侯蓋石晉之末石聖官而吳越錢氏所封通澤將軍也按唐乾寧三年錢鏐以兵渡江誅董昌遂并有越歷五代至宋初八十四年雖通職貢奉正朔猶自封其境內諸神故侯有此號然歲無所攷舊記乾德二年邑令盧某禱而獲應具得封殆斯時乎又十七年錢氏始

入朝又九十七年始去錢氏舊號二百年間略可攷者如此而晉非典午之晉則明甚建炎省方過縣而趨四明義旅隃息見空中旗幟有若廣利侯之號此其尤卓異者也廟舊在石笥下紹興辛亥始更面勢迄今又將百有餘年日燬弗不治蘙翳無所前嘗護他役神弗顧答歲在乙未里儒金應辰慨念古誼興任之于是金夢桂潘行孫分其職僧處恭總其施若廟寢若門廡次第一新崇閎嚴翼軼于舊觀揭虔妥靈近遠來會歲復大

穰嘉氣時效吁舞載道惟神功是贊以其異時甞使本道其治在越粗無愧于神惟民使來請記惟侯闢五季能保捍兹邑民於兵革搶攘中以俟平一膺荷寵靈廟食其土有感必通惠利廣矣雖中更多故而神之昭明發見著在人心如一日廟貌載新敬事自今始宜有紀述次推獻公辭弗獲乃推迹本原嗣書之用侈神之休烈昭示方來無有窮極



陵陽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陵陽集卷十三至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米栘遠

謄録監生臣田培因

陵陽集卷十二

元 牟巘 撰

序

顧伯玉文槀序

士散久矣卓犖非常者負恃其能不肯輒俛首從流俗時又無大科舉等以得諸徒區區建數尺之竿懸一魴之餌而欲待横江之鱣不已疏乎且羣舉茂異歲一人

美名盛節也鼎不以為希濶難逢而幸一値焉然不聞羣刺史勸為之駕縣次續食與計偕又不聞公車朝奏而暮及故士始而奮繼而疑且忌造端宏大而其畢也小事之不可料每如此檇李顧文琛伯玉豈非所謂卓犖非常者歟年弱冠著文名實在是選勇不自制一旦躡屩走數千里新豐逆旅斗酒獨酌解橐出所為文類進卷行卷者寫之生紙以干氣象是時伯玉年少意銳如川之方至太阿之出匣三軍之負氣其視一世為何

如濡留兩載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倦遊以歸鼂董公孫
皆前為博士乃冠其科伯玉豈有不能正使須試而後
用何至參差回薄今猶在羣博士下予滋所不辭或者
曰伯玉論太高文太奇嘗稱作傷已賦以為雜之退之
子厚憫已懲咎諸賦殆不可復辨又嘗上書光範以為
世無蘇明允不當在弟子之列其辭驁然無所謂遜寧
知不取造物者所惡忌耶予覩自昔文人往往高自標
樹范曄謂吾諸論放縱實天下奇作其中合者不減過

秦陸機謂聞傖父欲作三都賦待成當覆酒甕杜審言謂吾文奇當得屈宋作衙官雖昌黎亦曰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何獨以尤伯玉造物非忌能者意者磨礲涵養老其英華而大其器業誠所以厚伯玉也今伯玉學日新文日盛必將盡窮天下正理盡備古文衆製斯名世而後止命之通塞科之大小要不必深計伯玉久交予壻張楧又辱交予子應龍擕文過之若以古道相存取予既耄昏平生多愛奇氣習畧盡無以知伯玉

姑論其大者而歸其編

送梅君遇入龍虎山序

梅君遇居澄江有詩書之業水石之勝以貧故不能不出從斗祿奔走塵埃鞅掌獨勞非其所樂一旦賦詩拂衣徑去何其見之高志之决也自號雲水道人忽又棄其家入勾曲山為道士布褐芒屩霞餐芝茹見而識之者相與勞苦輒笑而不答尚喜為詩好風凉月時復朗吟能自道其意近寄聲云當繇柯阜出氷谿以訪龍虎

之仙山而贈言者頗衆予老病日侵强食息人間世旦暮且盡欲附六翮從之不可得可恨可恨君遇其子真之苗裔耶仙山乃騎麟驂鳳霓旌絳節之所上下而往來是行也安知不與子真神遇幸為我問之曰自去九江隱吳市門翩然遐舉為仙果樂否雖無妻子累然平生一念惓惓憂國能遂忘却千載之下誰與論此意頗為我道爾笑否

文子序

禹爱計於會稽會稽會計也武康計籌山因計然嘗度地於此而得名然其義固有所本范蠡師計然見於史記顔師古以為與孔子同時是也其書曰文子者有與平王問答語徐靈甫遂以為周平王時人則誤甚劉向著錄文子書九篇耳李暹所註乃十二篇疑不能無附託其間或謂乃楚之平王楚越相强平王時楚事日非子胥既奔吳而計然亦去楚間道適越耶不可考矣南谷杜君辨博而篤實恬靜而疏通其能可以用世而其

志果於遯世雖嘗領蘭臺珍館亦復舍去築披雲之菴於計籌山上燕處從容取文子書及其事之散見它書者會粹而刻之三代古書遺跡一旦震發於湮没之餘真山林一大奇事予觀自昔財計之臣鮮有能自全者計然之策范蠡略用之於越十年生聚既以報吳乃飄然遠隱竟免於烏喙之毒手而圖謀相便計然乃神仙得道人闕

已蓋計然嘗受於老子者也夫善計不用籌策此豈區

區廢居操縱從事於鞭筭之末乎不貴難得之貨不舍儉且嗇不以不足奉有餘生財而不有成功而不居若是者蓋幾乎道固已超然於利害禍福之外而世之擁貲專利者往往違天時竭地利自謂以心計析秋毫不知正犯道家之所深忌秪以自貽殃禍覆轍相尋曾莫之悟可嘆也南谷嘗注老子得其宗旨又粹此書俾與師說並行其警世切矣學者合而觀之可也雖然書徒糟粕曠洞遐想泬寥虛間胷中係累雲掃霧除豈不一

快然者哉又安得從南谷君登籌峯望玄墟求鴟夷子所以泛湖之處

杜南谷籌峯真率錄序

百世在吾前千萬世在吾後求為可傳而後有以傳琅函羽葆典領名山則夫章旣往而垂方來弗可畧已此籌峯真率錄所為作也計籌山之陽夙有靈跡周計然子文子開其先晉太極左仙公葛玄繼其後雖年祀云邈而丹壇丹井猶可尋越前朝南渡楊武公茂勲請葺

常搆齋宇以奉家祠香火歐陽公故實也未幾復為報
德昇元之觀命亳人洞微先生祖常主其席遂當左仙
處號重以德壽宮親御寶尉錫之華扁昭回雲漢焜燿
林泉式克至於今粤歲某甲當塗杜道堅實來上距祖
君十二代然才百年而兵革之餘次第經理為力蓋有
甚難祖君時者矣厥既捍衛其樵牧以妥以寧則倒廩
以賑荒山巔澗隈耄稚賴以活因興敝舉廢一新之百
廢具舉類無不可傳者顧前人源委世次未有紀用為

大欠乃為真率録襃其名氏列諸左方俾後有攷焉夫衆萬不齊本其初一真而已真則一而不二純而不雜至實而無妄故真心存則真氣聚真氣聚則真脉永後之人尚思杜君之所用心迓續之持保之其可傳者將與此山相為無窮計然揆范蠡傳最為端的不繫於此山故不書

周公謹齊東野語序

野史雜録尚矣疑傳疑信傳信為史者網羅散失率多

取焉否則參稽互質焉張彖謂李林甫氷山開元錄中語治鑑取之他若壺關錄樂天樂甫無徵不攷莊宗還三矢於廟雖五代史顧不取唐史如髙祖字叔德則見於唐書直筆姚崇十事要説則見於昇平元記室者次相張齊丘失於詳攷不免承明皇雜錄之誤續長編號為謹嚴乃以湘山語錄附見開寶之末建紹以後曾布日錄蔡絛後補初不以人廢而秀水閒居之類繫年要錄亦頗及之然皆隨事攷析或為疑詞故不足以累其

書昔名臣言行錄之始出東萊貽書晦翁以為尚多疚訂商畧者願相與討論大抵皆此意或謂建隆遺事涑水記聞邵氏聞見錄馬永年元城語錄等書若有所去取其間則前輩嘉言善行之在人耳口相傳以習者所存殆無幾是又不可不知也余病卧對墻壁平生結習掃除畧盡每聞人談舊章故實往往面熱汗下已為椎魯木僵人周公謹忽以齊東野語示余豈尚以故意待之耶公謹生長見聞博識彊記誦之牘存於篋以為是

編所資取者衆矣其言近代事特詳蓋有余之所未聞或聞而不盡同者乃自託於野何居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與其史也寧野野固非所病也况禮失求之野謀之野而獲何獨史而不然他日任筆削者儻有取詎不能補史氏之缺而發其所諱乎卷中載脫䲭圖賛先君子之遺事也嗚呼寶祐開慶之間奸邪小人奴事熏腐中外相應以醜正誣善之說欺君誤國馴至不可為識者推原禍本未嘗不太息於斯因攬涕書於卷末

仇山邨詩集序

觀水必於海觀其會也李杜其詩之會乎非精能之至未易據其會而擅其名山村仇君仁近嘗有辛丑出西岳詩適從何來而欲效淵明耶自此亦皆以甲子書似此例者甚衆而世獨喜言淵明蓋淵明書甲子凡十二詩自叙其生平出處本末畧備庚子鎮東參軍使都已有靜想田園好人間良可辭之語辛丑還江陵中途欲投冠歸故墟以申前志乙巳建參軍使都則其田園日

夢想其意愈迫矣是秋去為彭澤令八十餘日遂賦歸去來義熙元年也其使事往來及留上京還舊居皆在此六年中自此不復出乙巳至丙辰又十二年庚戌西田曰遙遙沮溺心丙辰下潠田舍曰遙謝荷篠翁則往而不返致命遂志無可復言論淵明者要當以是為斷仇君自號山村有山村不顧富貴而志在田園正如巳酉九日庚戌西田丙辰下潠田舍穫耳是真知慕淵明者可尚巳

杜南谷老子原旨序

偪仄塵坱中曾次憒憒對俗人譚益不樂南谷杜君扁舟過余議論超然有以開余意相與登道場雲峯宿焉夜參半出所為老子原旨余不寐篝燈幾徹曉杜君博極羣書不但發明其宗旨而已於某章曰是堯舜之事也某章又曰是禹文王武王事也其說以為老聃為柱下史所職者史而百篇之書亦史也故以書求之余驚異焉自司馬子長以老韓同傳千載不滿河上公註老

子頗及導引吐納之類其後孫登陶弘景松靈仙人唐道士成玄英張君相輩亦皆註老子又近神仙家王輔嗣以老子解易人或非之然其解老子則初不及易至蘇子由直以是謂襲明為釋氏之傳燈老子亦豈意其末流之至此也今杜君乃求之於帝王之書參之以帝王之事譬如披蒙昧出幽深明白正大氣象頓殊豈不甚難世末有能察杜君之用心者夫道術久裂人各私其私競立門戶甚至保殘護缺以相非詆莫肯曠然舍

已求為真是之歸杜君雖自號原㫖而不主一家惟理是同惟經是從惟正是宗務使天下後世無所致疑於其師之說其用心蓋若此可謂弘也已豈固與原道異哉余固陋於原旨未深究姑論其大意云爾

送文心之釣臺山長序

子陵口占尺機劘切鼎鉉懷仁輔義天下悦之兩語十四字平生所學正在此光武夙同研席乃誘曰狂奴故態何耶使肯幡然相助為理必將以仁義堯舜其君建

武之治當不止隨世就功而已久要劉文叔已在子陵
劑量中陛下差增於往蓋深寓其不滿之意士固有志
又安能自貶其學以從人哉河水不魚毋落吾事子陵
可謂不負所學矣釣臺距水極遠磴道轉山腹乃至與
顧野王所記水邊有平石臨水者若稍殊然壤斷境絕
真足以隱噫南陽帝鄉寂寥千載子陵此地乃遂建精
舍聚生徒列於學宮益知太虛浮雲功業要有盡而君
子之學殆山逾高而水逾長也古涪文心之為山長將

行求予言輒書此以貽之心之穎異絶人靡不通貫曩時父子兄弟自為師友蓋甚樂今去而之山水荒寒幽寂之處尤可静坐讀書暇則登招隱閣羊裘軒從容吟嘯其樂未有艾也予嘗欲取所謂十四字者大書刻巖間而不果心之尚有意乎

張仲實詩藁序

始予聞張仲實名未之識頗曽見其詩仲實生王侯家不有其貴富力學自課如諸生間闗多難度無所展用

始肆意於詩間之山水窮絶處吟哦忘日夕詩浸有聲而家事落矣仲實爽然不顧建言詩不能窮人為之益力遂以詩名昌黎云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它能自樹立不因循是也近世士多失故常拔出流俗用文辭致聲譽如仲實之能者豈因循所致哉故予決與女既來杭諸公見者問無恙外輒舉手賀得佳婿比過其家書數束茶數串泊如也仲實俛首微禄時奉甘毳娱其親而賓客日至則人人與為酬答或髙譚

極飲論文賦詩一不問有無其中要有過人者焉所為詩殆千餘篇已傳之好事猶手自删去十取三四擇之嚴宜其為之不苟也夫以仲實邁往不羣天分高而筆力勝不肯稍從時尚必期於簡潔深穩而後止譬束波瀾就尉帖為力葢甚難然凡詩之病既盡去而活法精意高情雅韻亦可得而見焉余尤喜其遣興一首善推跡原本有關倫紀而感行役謹時物往往出入少陵此非余之私言也嘗觀周詩所述山川草木風俗氣候皆

在豳岐豐鎬之間至黍離而感念深矣異時少陵由長安走鳳翔轉同谷以入蜀次其道里所出亦皆在於西秦川諸詩至今讀者猶慨然真足以繼風雅而驗世變仲實先秦人詩以少陵為法余閱其藁因相與根極而論云

嚴光大先天圖義序

邵子發先天之秘不過四圖然自一分而二推之至於無窮邵子以為猶根之有榦榦之有枝愈大則愈小愈

細則愈繁而朱子亦云本是小底變成大底到那大處
而變成小似非假圖以明之則四圖之義未易悉究是
以朱子謂東北以之西南便是自否以之泰是兩角尖
射上與乾坤相對又謂邵子天地定位否泰反類詩八
句是說方圖中兩交股處意欲分作四層看又謂文王
八卦應地之方是邵子見得四正卦生出四角是方底
意思皆若有取於圖者嚴君養晦心通於易嘗取方圓
定位二圖演之為四十九圖毫分縷析如機織之錯綜

經緯布置粲然可睹而未始有所牽合穿鑿大抵一本於邵子朱子之說如八卦相錯一卦分八卦上下順逆對待博易數從中起天根月窟乾坤六子縱横之類皆有以發其義遽數之不能終也自非潛玩黙察先具此圖於胷中安能與之脗合乎亦可謂精且詳矣最後一圖乃易之所謂太極邵子所謂道即太極心即太極而朱子所謂象數未形之全體也兩儀四象之所由生令顧列於諸圖之後嚴君之意自流溯源葢欲復其性初

於寂然不動之時尤見先天圖心法是當求之象數之外

厲瑞甫唐宋百衲集序

詩雅四言漢以來遂為五七言唐開元之際又始儷偶為律詩論者謂詩之道至是畧盡殆不可復變宋百餘年間乃有集句者出其不變之變歟求之回文離合雙聲疊韻建除郡邑名諸體無與集句類者惟聯句近之但栢梁則君臣同時昌黎則朋友同席視集句遠襄古

作頗異焉實始於半山王公半山平生崛彊執拗行新法則詆諸老為流俗作字說新經義則自春秋為斷爛朝報然乃甘摭拾陳言從事集句何耶然其天姿殊絕學力至到猝然之頃不勞思惟立成數十韻對偶親切脗合自然抑難矣四明厲君震廷瑞甫博學工詩尤喜集句合異為同易故為新大抵效半山而自有活法前後凡若干首題曰唐宋百衲集唐宋集古樂府皆在焉壬寅春聞吳興太守東溪李侯與其友千秋李君皆有

詩名唱酬甚盛慕而來謁一閲其集咨激再三亟俾募工刻之以傳而辱徵予序昔李汧公以衆琴為百衲琴黄豫章以集句為百家衣直戲言耳今廷瑞精能之至所謂細意熨帖平滅盡鍼線跡而百衲之可乎吾儕寠人得一破衲須蒙頭熟睡素無詩分何敢言集句然亦能知其用力之難非一朝夕因為識梗槩如此且以見君子成人之美焉東溪名岳千秋名昌齡

送俞觀光序

俞君觀光自新昌絶濤江訪茗雪望其容傾而整聽其論辨而博誦其詩雅而潔以思學名其齋蓋名御史默齋公之諸孫也曩余嘗得侍默齋同朝間者濶焉見觀光如見默齋觀光以選為山陰教諭乃古者鄉校黨庠之任雖地若分於異縣而教實本於一鄉其齒位父兄也游從師友也佔畢子弟也論議月旦也固未占巳乎然予嘗上下世變自典午過江衣冠之人東晉往往皆在山陰而王謝諸人惟譚玄理慕風流道則未之聞也

曠數百載先朝建炎再值南渡於是尹先生以辭經筵得謝而來呂太史以省侍曾文清公而來朱晦翁以常平使者救荒而來後先相望此邦遂為道學淵源之地而士亦知所推尊由濂洛沂洙泗江左風尚為之丕變非前時之山陰也氣數回復誠不意百年之間緒言日泯東州文物夜艾星稀黙齋公獨歸然以身任道行年九十視聽不衰方且立訓傳俟來世豈非天相斯文使之耄期稱道以興絶學乎雖藏書未肯輕出竊意覿光

自有得於親授咨傅之際是行也升堂皇集衿佩必將發其異聞與學者共鄉之教即家之教庶幾淵源所自猶可攷習俗所移猶可回當仁幸毋遜焉談玄理而尚風流夫我則不暇

張氏學古齋唱和詩序

木犀之名出於近代或云即爾雅所謂梫木者樛枝偃蹇秋半始花花過於枝香過於花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廣寒宮丹桂婆娑下有顧兎乃一旦與之齊名玉局

翁鷲峯蟾窟之句朝錢塘暮四海其名益盛此花盖晚遇而翁猶恐孤芳老於澗邊欲採擷而佩之士含芳抱潔伏巖谷而不耀者曽不得如此花之遭自拔於凡草木翁獨能無情乎張仲實氏學古齋前一枝初吐香氣逆林戴君師初相率諸友就飲花下時適白露降之三日天高氣清餘暑辟易吾仲實邁往之韻挹鷲峯翻蟾窟為花著語灑落不凡四座詩流競發新意而丹梯瓏仙頗復與花共話疇昔不喜時之艷陽而喜其風露之

高寒不取花之富貴而取其山川之耿介風流賞晤勝絶一時可無澗邊孤芳之嘆矣予方逃瘧對庭中犀兩株繽紛落蘂聞諸賢雅輯慨然想見其處愧不克陪既和其詩復書此貽好事者與會和詩者一十五人師初王子慶周性之鄔顧學白廷玉戴禹祖屠存博陳無逸顧伯玉王德玉丘良卿凌德甫仲實之姪如晦景忠不與會和詩者一人牟某獻之父

俞好問詩槀序

詩直耳目玩耳自昔詩人往往以之鉥心掐胃甚至欲嘔其心而少陵亦有良工心獨苦之語夫愁勞其心以娱耳目如膏自煎蓋可嘆而世且竟為之悲鳴兩吻不肯止豈所苦未易奪所樂耶俞君好問曰以吟哦為事吾意其未免昔人之所患苦而君方夷然以笑曰吾將以是娱吾心閲其帙佳句層出不務為深刻噍殺自有意度讀之猶能使人喜豈不足陶冩性情哉必有得之心而非耳目所能與者君既以東坡詩句且娱心者名

其集又取林和靖暗香疎影淺水公清茶濁酒之句為韻而賦之用意如此宜其有以自樂也余有憂幽之疾念不能自釋今而後知詩之可以娛心奏金石破蟋蟀之吟安得與好問同其樂

送鄭晉輔赴和靖書院山長序 程

教授州選比年以來不無賢愚同滯之嘆求為變通悉以委外銓注學正山長與教授同誠振淹救敝之活法也士抑遏顛頓久咸俛而就之予姻家程君晉輔前是

十餘年嘗為吳之和靖山長矣至是復為會稽之和靖馬晉輔忠文公諸孫有文學有議論見為得人胡安定教授蘇湖陳后山教授徐頻徐節孝終身教授楚州初不以小大淹速論也或怪晉輔往來吳會何若是數數然而晉輔曾無幾微見顏面間語人曰始在吳時吾年少氣盛母老須祿養居之三年不見其不足年運而往欲羨不待茍得一席地温故書數斗陳繼薄飯可也安所置不足其間哉况尹先生載其師說遠自川陜來憩

西庵已而侍經筵為侍從澹然猶在西菴也其後辭侍從老會稽亦猶在西菴也險夷一致終始一節天下尊慕吾晚學乃得再托宇下講緒言夫何幸今絶江濤一日而至其處湖清且漣如彼泮水有蒲與荷如彼芹藻何莫非道亦何莫非教而凡能為學校累者吾書堂舉無一焉尤幸之大者也亟裝為行閭者壯之親朋畢集酌酒賦詩以餞而予為之序予固三十年前主千秋鴻禧老祠官也恨不與晉輔俱東春風鑑水不改舊波而

吾非故吾矣如有問者以是語之亦可一笑

陵陽集卷十二